

海德格尔时空观的“数字化”内存

胡晓婧¹, 曾 文²

(1. 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 湖南 长沙 410114;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班戈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1)

摘要:海德格尔由“自我此在”出发的时空观开辟了西方相对主义时空观的新路标,即“此在”注定了时空的全部“绽放”。作为人类虚拟进程的第三次革命,数字化技术彻底封存了传统世界观对时空的真实度、深度、广度、自由度和辨识度的理解。出乎意料的是,数字化和大数据环境下,时空显现的“意境”早已内存于海德格尔的“此在”之中。以“此在”追问存在的方法论在区块链技术中也得到回应。海德格尔的时空观为在数字化环境下更加有宽度地诠释世界和理解自我“敞开”了全新的“异径”。

关键词:马丁·海德格尔;此在;时间;空间;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6-0018-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6.003

The "Digitalized" Memory of Martin Heidegger's Time-Space View

HU Xiao-jing¹, ZENG Wen²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2. Bangor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sein", Martin Heidegger's time-space view has opened up a new signpost for the western relative time-space idea, that is, "Dasein" is doomed to a total flourish of time-space. As the third revolution of human virtual process,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y has completely seal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world views on authenticity, depth, freedom and recognition towards time-space. Unexpectedly, amid the digitalization and big data environment, the explicit "prospect" of time-space has already existed in Heidegger's "Dasein"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methodology to inquire existence in terms of "Dasein" has been responded in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Heidegger's view to time-space has opened up a totally new "different way" to interpret more extensively the world and understand oneself in the digitalized environment.

Key words: Martin Heidegger; Dasein; time; space; digitalization

海德格尔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阐释与以往的思想家都不尽相同,他从此在“源生性”的基础出发,探索此在生存于世界之中的活动随之“绽出”的空间和时间。“时间”原发于此在本己的

时间性之中,在与其他人共在的世界上进行时间性的活动。海德格尔早期的著作《存在与时间》详细地阐释了以“向存在”方式生存的此在带出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构建,从而在一种“带出来”

收稿日期:2020-08-12

作者简介:胡晓婧(1993—),女,北京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

曾 文(1982—),女,湖南冷水江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的在场之中将空间与时间呈现出来。作为一种此在领会存在的基础性建构,海德格尔对于时间与空间的阐释是一种追问存在的方法论建构。在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体系建构中,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思考也在不断地完善与创新。与空间的某种摆置规则不同,时间概念是一个更基础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时间之发现的历史或者时间概念发展的历史正是发现存在者之存在的历史。在愈发广泛的现实世界与数字化世界交叉相融的“新世界时空”当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海德格尔式追问具有不同的视角与阐释。这种在探寻存在方向上建构式的时间与空间,对于人在自我意识层面上领受和感知随此在绽出而敞开的世界具有独特的异值。

一、海德格尔时空观的“此在”引导

“时间”和“空间”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一直被人们不断讨论和定义。亚里士多德指出,“在自然界里确定的每一种空间都是固定的,不受我们所处的位置的影响。”^{[1](P93)}显然,亚里士多德对于空间的客观存在是肯定的,而且在他的理解中,自然空间与人的意识和人的活动是不相关的,空间是确定的、先在的。对于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的空间的话)的直接包围者,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分;直接空间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内容物;空间可以在内容事物离开以后留下来,因而是可分离的;此外,整个空间有上和下之分,每一种元素按本性都趋向它们各自特有的空间并在那里留下来,空间就根据这个分上下。”^{[1](P100)}相对于空间,亚里士多德对于时间也有自己特殊的理解,他认为,“时间是关于前和后的运动的数,并且是连续的(因为运动是连续的)。”^{[1](P127)}亚里士多德时空理论是古希腊时期哲人对于自然进行观察和归纳出的朴素自然观的哲学定义,属于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时空理论体系。

正是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海德格尔开辟了使用现象学方法研究存在的新思路,从而对

于时间和空间概念的理解有了自己特殊的思想创新。“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哲学体系中探讨的核心问题,“我们的时代虽把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当作自己的进步,但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已久被遗忘了。”^{[2](P3)}存在或被人们理解为普遍自明的概念,或被认为是空洞无法定义的概念,所以不必再追寻。然而,存在是人们领会世界之为世界本真的基础和终极追寻,无论是对于此在的意识世界还是周围存在者的外部世界,存在都具有基础性的优先地位。在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近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构建以及伽利略试验科学方法的建立都让人们不断惊喜于科学技术新的神奇成果,不断惊叹于自然可以被人所发展的科学解释。人们对于科学解释之外的意识存在世界已疏于追问和思索,存在问题渐渐淡化于人们所牵心的世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德格尔敏锐地发现了作为哲学研究的最高问题正面临深刻危机,于是他强调重提存在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只是将各种事质领域进行细分,然后分类研究存在者的基本结构和特性。然而,在科学作出分类之前,科学的研究对象即“事质领域”就已经根据经验而划分出不同的领域了,划分的标准正是在于人对于存在者“存在”的经验。科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属于一种文化,“科学乃是一切存在之物借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3](P42)}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关于现实的理论。人们依据对于存在的经验而分类,但对于存在本身,其实还处于一种相当模糊的状态。海德格尔从“此在”入手来揭示存在。

“此在”概念是海德格尔哲学体系中作为一种联结的桥梁进而通达着存在。此在属于存在者但又与存在者不相同。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的意义问题中,首先被问及的东西是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总是我的存在。”^{[2](P49)}此在具有两种特征,此在的本质是“去存在”;此在对之有所作为的存在总是我的存在,具有“向来我属”的性质。具有此在性质

的存在者在领会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中总是在去存在的过程之中不断将“存在”从自身之中带出来,带到在场,使之在随此在绽出的世界之中呈现出来。“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它不仅只是把它的可能性作为现成的属性来‘具有’它的可能性。”^{[2](P50)}此在生存在世界中的种种方式使得存在者前来照面,从而领会避而不显的存在。

海德格尔对于空间性的把握是根源于“在世界之中”的前提来阐发的。海德格尔在其基础存在论基础上对空间问题的探讨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和解释学方法消解流俗的空间解释。从物理学的、数学的空间观念中还原出源始的空间观念^[4]。海德格尔主要从三个阶段来阐释空间概念。首先,海德格尔着眼于在“世界之中的此在”日常与周围事物打交道的活动中,在寻视周围世界存在者的活动中揭示出空间性。此在通过定向与去远的活动解释上到手头照面的东西的远近。去远并非相去之远,而是“去……之远”,使相去之距消失不见。同时,此在的寻视活动还具有定向的性质,这样,周围世界的存在者也就在此在这种去远与定向的活动中有其位置。依场所确定上手东西的形形色色的位置,这就构成了周围性质,构成了周围世界切近照面的存在者环绕我们周围的情况。在寻视操劳的过程中,存在者的空间性就崭露了出来。存在者本身内含有空间的性质,而只是通过此在操劳作用于用具的活动将空间显现出来。

其次,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在世随时都已揭示了一个世界。我们曾把这种莫基于世界之为世界的揭示活动描述为存在者向着一种因缘整体性开放。既非空间在主体之中,亦非世界在空间之中。只要是对此在具有组建作用的在世展开了空间,那空间倒是在世界“之中”。空间在自身包含有空间性的此在敞开的世界中得到显现。

最后,对于空间概念的考察,在海德格尔随后的研究中有了更多的发展。在《康德与形而

上学疑难》一书中,海德格尔详细地分析和重新解读了康德对于形而上学之范畴的阐释,并提出了自己特有的解释方式。康德认为人具有天生的纯粹直观认识能力。经验的和领受到的诸种杂多在先天纯粹直观的范畴之中得到统筹,进而形成具有无可置疑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知识,并且使得此在遭遇到它们的方式就是“在空间中作为广延显现出来的表象”。空间必须作为“在其中”现成之物首先能够相遇的“其中”被表象:空间是一种在有限的人之认识中必然和事先地,即纯粹地被表象的东西^{[5](P55)}。海德格尔所要追问的不仅于此,他想要寻求产生人的这种纯粹直观能力背后的原因,最后他归结为一种“超越论的想象力”。纯粹理性的综合能力在于一种超越论的逻辑,随着纯粹思维不断面临向它切近的时间,想象力带出一种纯然理性的综合,使得空间得以展开。

在哲学的发展史中,哲人们对于“时间”探索一直未曾停歇。古希腊时代,人们对于时间是否存在有很大的争议。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一书中对时间进行这样描述:“根据下述理由人们可能会觉得,时间根本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着,但也只不过是勉强地似乎存在着罢了。”人们在当时认为时间是由“不存在的事物”合成的一种非经验性感知的存在,与自然界具有质料的客观事物不同。时间,与其说是某种物质,不如说更像“数字”,是某种意识世界抽象形成的规则,作用于解释现实生活的世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时间是确实存在的,这个毫无疑问,他认为时间与运动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运动变化,那么也就无所谓时间了,时间在物质的运动变化中展开以被有意识的人感知,且科学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也是着眼于运动的,因为有运动变化,才可以标识出这一刻的时间与那一刻的时间及其差异。

时间概念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柯小刚教授认为,海德格尔把时间问题当作哲学体系中最基本的问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时间的源始性表现在:时间问题

必然关涉存在问题,存在问题也必然关涉时间问题。他把时间解说为存在之领悟的境域,从而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区别开来,用最简捷的方式说,就是“存在本身(而不仅是在时间中的存在者)就是时间性的^[6]”。在描述存在的时间性上,海德格尔同样从此在着手,从此在通过日常与存在者打交道的去生存活动从而领会存在。海德格尔将“操心”规定为此在与他人共同在世界之中的方式,此在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的存在者。此在总是已经“超出自身”,并非在于对另外一个它所不是的存在者有所作为,而是作为向它自己本身所是的能在的存在,我们把这个本质性的“为……”的存在结构把握为此在之先行于自身的存在^{[2](P371)}。此在的结构整体在存在论上的掌握源发于此在的“能在”,也就是意识个体的某种潜能。此在并不是在对于存在者的各种操持中把握存在,不是一种看似被动的观察和归纳总结存在,而是从自我本己的能在出发让此在这种“为存在”的目的得以显现。此在是寓于上手事物来“为存在”去活动、去生存,在操心的活动中逐步领会存在。这是一种带有向前趋向的认识时间的视野,人们对于未来的还不曾经历的事情都有一种天然的回避趋向,因为现在是最能直接经验感知的所以最容易去把握,过去是经历过的在记忆里所谓的“回忆”,或者是留在我们生活印记中的某种“经验”。这种过去因为时间一维性的特点而对于现在会有参考和总结性的作用,将来则完全不同。将来因为还未到经历的时刻所以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

海德格尔反思了“将来”这个概念,提出了某种独特的体验时间的思想,将来是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同时也有着想象和期待。海德格尔冒险地离开了日常沉沦的世界转而投向将来,他认为,“如果说本真的或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属于此在的存在,那么,就这里所提示的及下面将进一步加以规定的意义上讲,这一向死存在只有作为将来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将来’在这里不是指一种尚未变成‘现实’的,而到某时

才将是‘现实’的现在,而是指此在借以在最本己的能在中来到自身的那个‘来’。”^{[2](P371)}海德格尔并非把将来定义为此在需要去追赶达到的时刻,而是认为将来是在此在操心生活的一生之中即将“来”的那个尚未变成现实的现在。海德格尔在解读康德思想时认为,康德所主张的时间是一种不同于空间的内在感觉,外部显现作为人的心灵状态的连续过程得以彰显出来。时间的感知和测量并非是一种客观的活动过程,而是人内感觉的形式。海德格尔继续追问这种内感觉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人对于时间的感知是一种一般纯然综合的结果,这种综合依赖于思维本身的一种超越的想象力:一般的综合纯然是想象力的结果,亦即灵魂的一种盲目的、尽管不可或缺的功能的结果^{[5](P73)}。这种盲目的想象力正是海德格尔找到的时间产生的源头。

国内外学者对于海德格尔的时间、空间概念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时间是此在生活在世界之中的依凭,并且随时显现出此在能在的各种状态。此在显示出的时间性同空间性一样是在世界之中阐释出来的。在操劳寻视的过程中,在世存在者作为“在时间中存在着的東西”得以通达。在奥拓·珀格勒的《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这样一本旨在勾勒海德格尔思想整个发展历程的著作中,时序性概念只被提到一次,可见他对时序性在海德格尔思想从内到外的生长方式中的地位有所忽视^[7]。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更像是一种植根于此在活动中的领会存在的桥梁,此在源始地在世界中具有时间性。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绽出”的时间性作为超越性表现为“在世界之中”存在,即此在的生存同时也是世界性、空间性的^[8]。时间性、空间性都是在世界之中来获得绽出的可能。至此,海德格尔将通过此在领会到的空间完全地展示出来,这种以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通达存在本身的空间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阐释角度。在他这里,空间脱去了某种先验化、独立于世界的神秘外衣,反而是一种通过此在的生存过程的一种更加真实的诠释。

二、海德格尔世内存在者的空间性与交叉的数字化空间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适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那就是解蔽的领域,亦即真一理(Wahr-heit)之领域。”^{[3](P13)}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只作为一种工具,而同样是一种可以解蔽的道路。但是在对于现代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中,海德格尔却持有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代技术奠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步将人“集置”起来,以订制出关于自然的解蔽之持存物而促逼着人、分配着人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以远远不是作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的人而存在,反而是一种因为技术的摆置才得以成为人。这种技术的裹胁使人越来越失去了某种自主性。科学技术发展到现代,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已经置于这种技术创造的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交叉空间之中,虽说技术可能在裹胁有自主意识的人,但是技术作为工具同样也服务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基本需求。

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他对于科学技术如此快速的发展有一种隐隐地担忧。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谈到,“无线电的出现使此在如今在扩展和破坏日常周围世界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去‘世界’如此之远对此在都意味着什么尚无法一目了然呢。”^{[2](P123)}他认为,此在被迫通过减少“相去之远”的某种物理的距离而破坏着日常周围世界,这种“去远”仅仅是一种减去距离,而并不是海德格尔一直强调的此在寻视着“去——存在者之远”的方式。这种减去距离反而让“世界”离此在更“远”了。海德格尔认为,这种“高科技的工具”环围于此在周围反而更加不利于此在去领会本真的存在者,仿佛增加了多余的显现或者说还会掺杂更多的“现相”——即存在者之中的某种存在者层次上的指引关联^{[2](P36)}。在深度科技化的时代,空间范围在不断扩展。由计算机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数

字化虚拟空间与人们在现实中寻视着、生活着的周围空间已交叉在一起。可以说,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被信息技术和科学以一种“褫夺性侵入”方式带入到数字化的虚拟空间之中,带入到庞大的信息网络之中。对于迅速切近的世界各地呈现的信息,人们会感到一瞬间的茫然失措,无法筛选和甄别信息,容易跟随别人或者大多数人的选择而盲目地沉沦于与他人共在的数字化空间之中。

在空间中领会存在是海德格尔哲学体系中具有建构性作用的结构之一。显然,现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与海德格尔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如此复杂的世界结构给此在用以领会存在的空间带来了更加复杂的诸种因素。可以说此在要分析、寻视的空间更加多维。数字化的空间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另一活动领域,是一种超越想象力产生的结果。数字化空间中去存在的此在是一种本已此在的分殊,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已经处于交叉的现实空间和数字化空间,这种踏入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无意识的立场是和意识互补的,或者是对意识的补偿。”^[9]这种进入到数字化空间的过程或许在海德格尔所深究的想象力层面是对现实的一种无意识的补偿,数字化空间的出现是此在本身所要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

信息化呈现的现象同样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数字记录的虚拟空间并不是某种“远”的世界而是呈现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可能是某种精准化、细致化的现象,也有可能是另一种角度的现象,还可能是经过歪曲和误解的现象。海德格尔一直在不断强调要注重寻找存在,获得知识的最终目标也要寻找存在,这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普世化的形而上学统一观念而只是一种提醒。存在问题时时环绕在此在周围的警钟声,提醒正在操劳于世界、沉沦于世界中的此在要跳出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去检视、去反思,从而尝试去理解世界。

而对于此在本身的理解,数字化的空间也提供了一种新的领会材料。随着大数据技术的

产生和发展,此在的过去和现在所呈现的所有现象都会被精准客观地记录在数据区块之中。在过去空间中的此在,或者现在正在数字化空间中活动的此在,也是此在本真呈现的一种方式。人的意义世界的构建与认识方式的形成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也是一种空间性建构的过程。在相互隔离空间的原始时代,地球上每一块区域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区别和差异。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生活在世界之中的诸多方法和方式可能更多地受到自然的限制,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造就出人类意识之中对于世界不同的领会方式,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类社会总体的秩序和公共意识也不尽相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区域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和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各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在不断的互相交流与传播中改变着彼此。此在在更加精确化、细分化的数字空间中,可以通过不断训练自己的甄别能力从而在应对各种呈现中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样反而会增加对于领会本己本真意识的敏锐度,不至于轻易沉沦于更加复杂的、正在日益改变的现实世界而失去了某种自主化的思考能力。

此在的日常生活中,“空间”带有某种双重性的意义。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是可以切实看得见的世界和由数据建立起来的数字化虚拟世界与数字化超真实的世界。数字化的空间并不是某种独立于现实的神秘空间,而是来源于现实并扩展了现实世界的空间。同时,空间随着此在展开的超越的想象力本身生发的契机可以通过数据的记录来反思和探索,通过在数字化空间中记录到的人的活动来呈现出来,从而得以对于此在本身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

三、海德格尔“在时间中领会存在”与折叠的数字化时间

相比于空间概念,时间概念的定义具有更加直观的阐释方式。一维性是古往今来的哲人们都普遍认同的时间特性,过去、现在、将来标

志着时间的流变。此在是当下切己的我的此在——这是此在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稟性^{[10](P485)}。这里就蕴含着时间——“当下”和“我的”。当下意味着此在是“我”这个承载主体“在”每一经历的确切时刻“展开的”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原初性本己的现象。而“我的”,则意味着此在是属于“我”的一种存在状态,是作为具有不同特点的“我”这种特殊存在者的一种生存状态。时间性是此在的基本特性,想要阐释出清晰的“时间概念”则需要分析出此在的“基本构成枢机”。共在、常人、开觉状态、理解、沉沦、牵挂等结构,都是通过分析此在的日常存在状态才得以获得一种清晰明白的阐释。对于这样的存在方式,我们只有根据那种总是与这些存在方式一起同时得到意会才能加以理解,就是说,我们只有根据牵挂才能对其加以理解。“牵挂就是此在的存在枢机的源本的整体。”^{[10](P480)}牵挂是一种当下此在操劳于周围事物,操持于他人的生存状态。每个作为“我的此在”总会在每个“当下此在时刻”展开出的世界空间中遭遇与我打交道的事物和他人,“我”在和他人共在的世界之中生存。于是,牵挂着的此在带出来的时间,是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原初时间。

海德格尔认为,将来并不是未知,而是此在本身在有限的在世生存活动中绽露出的能在的现实。时间性在这种显现中切近的向此在照面,引导每一个不同的此在去把握领会独属于自己的时间。从将来回到自身来,决心就有所当前化地把自身带入处境。曾在源自将来,其情况是: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只有当此在被规定为时间性,它才为它本身使先行决心的已经标明的本真的能整体存在成为可能。时间性绽露为本真的操心的意义^{[2](P372)}。时间并不是某种外在于此在的先定条件,而是随着此在操劳寻视于周围空间;随着此在与他人共同生活于世界之中而绽露出的现象。

人作为特殊的存在者具有特有的意义世界,每个此在存在者都在自己有限的生存过程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这种构建的过程是一种历史性的过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本己的领会都各不相同。作为特殊的个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和阐释,同样也拥有对于自己在世界中生存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的价值。同时,此在生活在社会之中,此在操劳于周围世界的存在者的同时也在操持着共在的他人。社会总体的公共意识体现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数字化世界诞生以后,时间概念生发出了根本性变化。生活于数字化社会中的我的此在所展开的世界具有了双重向度——现实生存操劳的世界空间和数字化构建的虚拟世界空间。过去、现在、未来都随着数字化革命在虚拟的构建之中扩展出了另一时间空间。此在对于数字化世界中构建出的事物之牵挂也是对于此在整体所要领会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所倡导的现象学揭示开显方式是要看到原本的现实,这就是说:我们要获得历史和自然由之而得以崭露的那样一个视域^{[10](P7)}。现代社会所展现的数字化过去、现在、未来同样是此在所获得的一种时间显现。现实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隔断的,我们无法在真实世界中回到过去和跨越到将来的世界,而数字化的虚拟世界让过去、现在和将来任意跨越,即使过去生活的数字化影像也会让此在回到过去。现实世界中的共在性是有限度的,在同一时间难以克服这种限度。数字化远程物联,使得在同一时间打破这种共在性。大数据统计或在线让“我”获得更多与他者的共在性和非共在性的认识与自控^[11]。

尼采认为,只有优越意识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创意。人只有具备被认可为比别人更优秀的欲望才能出众^[12]。尼采把人的自我发展的根源动力理解为不断地斗争,从而赢获共在的他人的认可,最终成长为“超人”,亦即“最后之人”。而在海德格尔现象存在探索中,随着自我此在的生存活动,领会此在的存在从而与自

我进行一种生存论对抗,才能不断发展自我。数字化的时空可以帮助此在更加直观地看到现象,领会存在。此在不仅可以经历现在的时刻,还可以在同时随时清晰地回顾过去的时刻。这种当下感受到的过去时间可以实在地为此在构建某种“回忆”,对于本己所筹划的能在方向可以有一种清晰的审视和评价,或许可以发现此在从来不曾设想过的某种“向存在”的道路;或许可以使此在察觉现有的筹划所不尽合理或者需要更长周期去实现的前景。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特征正印合了海德格尔由此在出发追寻存在的思路。

人对于所经历的过去之“回忆”是理性之思的源泉,海德格尔认为回忆是思想之聚集。“回忆,即被聚集起来的对有待思想的东西的思念,乃是诗的源泉。”^{[3](P148)}当下此在对于过去的回忆总会有模糊的想象成分,回忆的过去包含有当下情绪的理解从而使得回忆之物被隐蔽在了回忆思想之中。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对于过去的回忆在记录技术的辅助之下变得更加清晰确切,此在对于过去进行回忆活动之时,回忆之中的事物由于数字化记录技术的辅助得以“去蔽”,回忆之物可以更加原本地被带入到现在的在场之中,可能性时间得以延展,使得存在显现出来。

将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预测,而是一种假设而已,它是此在追寻自我存在的整体生存过程中“能在”显现将来时刻的“现在”。让人们更加准确地反思过去、观察现在,帮助提醒意识主体在当下沉沦于日常活动的操心过程中反思自我的能在,自我发展的不同可能性,以便更好地把握存在。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构建,将来可以在现在得以体验,此在绽出时间过程中呈现的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重叠的时间带来人的可能性时间的增加^[13]。大数据的发展使得人作为世界的主体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实现对于时间的控制,随着此在时间与记录时间重叠的“时间”之下增加对于每一主体而言的有效时间,从而为自我在随着此在绽开的世界之中生存扩展

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人类总是以人类的尺度去把握世界,高速运动的事物或画面给予人类的既是速度感性也是时间感性,当人的大脑无法处理高速复杂的影像时,此时人类会以简化原则去“删减”,使其纳入人类的自然条件,即人为自然立法。然而,高速数码相机可以克服人类的“天性”,再现自然的“真实”,出现人类的“视错觉”作品。不仅向人类提出“人的视角是真实的吗”“视角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同时,人类也会在高速数码影像的“视错觉”中得以获得新的时间辨识度。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使得人的生命周期得以大幅度延长,人类把握外部世界的时间尺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时间的此在性更为显著。数字化世界中我的显现可能是“自我真容”也可能是“自我假面”,这样就面临着一个迫切需要构建出一种此在本身的“数字化理性”,从而更好地进行自我领会,发现对于自我来说更能凸显价值的能在。

四、结语

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在此在这种生存状态中具有本己的领会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在随着此在所绽出的世界之中,通过对现代数字化世界的构建,可以具有更多成长为“自由之人”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他所分析的荷尔德林的诗句中认为,“……人诗意地栖居……人栖居是因为人筑造。”^{[3](P220)}在采取尺度筑造的天空下和大地上得以栖居,得以诗意地生活。通

过由人所筑造的数字化世界,此在状态下的人获得成长从而达到更大的自由。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 [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 张浩军.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空间观念[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15-120.

[5] [德]马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6] 柯小刚.时间、存在于精神在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之间敞开未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62.

[7] 缪羽龙.海德格尔时间思想中的时序性概念考察[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4-29.

[8] 史现明.海德格尔空间观念的多重意蕴[J].汉江论坛,2018(8):77-81.

[9] [瑞士]C. G 荣格.炼金术之梦[M].杨韶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6.

[10] [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M].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1] 刁生富,陈嘉慧.大数据时代共享生活化的生成逻辑与治理创新[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9):16-24.

[12] [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44.

[13] 闫坤如,曹彦娜.技术主体异化维度及其探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0-16.